

## 国际政治

# 从近两次总统大选看美国宗教持续的影响力<sup>\*</sup>

郭亚玲

[摘要] 2004年美国大选中宗教因素的凸显让民主党如梦初醒:民主党不能再以世俗党的形象出现了。于是2008年民主党的候选人纷纷打出“宗教”牌,奥巴马的宗教策略在力度上超出了麦凯恩,收到了积极的效果。2008年大选的结果显示了宗教因素的延续和变化,宗教两极化依然影响着宗教选民的投票行为:福音派依旧是共和党的选战联盟,而世俗人士依旧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但奥巴马得到的传统教徒的选票明显多于2004年的克里。奥巴马的胜利可以看作是宗教右翼势力发挥到了极致之后出现的一个左倾的回潮。但宗教保守势力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民主党与宗教左翼形成联盟,是抗衡宗教右翼势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美国大选;福音派;世俗派;宗教两极化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0)06-0006-12

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被托马斯·杰弗逊形象地喻为隔着一道“分离之墙”。然而这堵墙却阻隔不住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政治最具代表性的特点是选举政治,而美国人中超过83%的选民都有确定的宗教信仰,78.4%的选民是基督徒,<sup>[1]</sup>在选举中,选民“通过选择具有不同政策倾向的政党和候选人来表达民意,并间接影响公共政策”,<sup>[2]</sup>所以选举是美国宗教影响政治最关键的渠道。

虽然美国历史上宗教对选战的影响一直很明显,但近10年,尤其是2004年总统大选中的宗教因素尤为突出,令各界特别是媒体惊愕不已,称这次大选“几乎是史上宗教因素最重要、在选民中引起最强烈分歧的一次选战”。<sup>[3]</sup>但当福音派基督徒小布什任期届满时,正逢上前两代多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福音派或宗教右翼领导人,如杰里·福尔威尔(Jerry Falwell)、詹姆斯·肯尼迪(D. James Kennedy)、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等相继去逝或退休,将组织交给更为年轻、影响力较弱的继承者;且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又将宗教选民所关注的道德价值观问题推出人们的视线焦点。<sup>[4]</sup>宗教对2008年大选的影响又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呢?

本文将分析近两次大选中宗教因素的延续和变化。有关美国宗教与选举的研究近年来在美国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特别是2004年大选以后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论著和文章,它们常常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强调不仅不同宗派教徒的投票行为差异很大,同一宗派中传统派(每周去教堂者)与现代派(不常去教堂者)的差异也很大。这就是格林所说的“两个差异的故事”。<sup>[5]</sup>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常见,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曾撰写过有关2004年大选的论文,<sup>[6]</sup>而本文将比较2004年与2008年大选,从不同于美国学者的视角,强调宗教在总体上的发展规律及其对总统选战的影响,以便于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和认识美国大选。

### 一、2004年大选回顾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认为美国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因为大多数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来源于宗教,而人们在政治上判断正误的标准也是生活中是非概念的一部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宗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分。<sup>[7]</sup>根据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2008年超过70%的美国人希望总统有强烈的宗教信仰,<sup>[8]</sup>宗教在选民的投票选择中也起重要作用,2004年有近半数美国人说他们会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来投票,2008年有近40%的被访者这样说。<sup>[9]</sup>回顾美国历史,宗教一直是影响美国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不得不面对选民对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指控;1928年,阿尔·史密斯因其天主教信仰而受到猛烈的攻击,最终的竞选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当时被看作是非正统的宗教信仰;1960年约翰·F·肯尼迪不得不抢先安抚选民中的反天主教情绪,尽管这种情绪比起1928年史密斯所面对的,已经有很大程度上的减弱。<sup>[10]</sup>

2004年大选的宗教色彩尤为浓烈,大选过后,媒体评论员、民意调查员、政界人物都纷纷惊呼是宗教因素决定了布什在选战中战胜克里。<sup>[11]</sup>宗教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布什及其团队大量利用宗教诉求进行选民动员

布什多次在正式场合公开宣称自己的宗教信仰,最著名的是在2000年的竞选辩论中,当被问及他最崇拜的政治哲人时,他回答说:“耶稣,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活”;他支持晚期堕胎禁令、支持通过联邦婚姻修正案以禁止同性婚姻、任命保守的最高法院法官,这一切都深得宗教保守派的人心。布什竞选班子的总策划卡尔·罗夫一心要将2000年未出来投票的400万福音派新教徒动员出来,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动员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教徒以及黑人和西班牙裔新教徒,特别是其中的每周参加敬拜者,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顾争议地索要到一些教会的成员名录,以增加选民登记。布什竞选团队非常注重选民登记,在竞选关键州俄亥俄部署了10位宗教选民登记协调人。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直接信件、电话访问、电子邮件、个别接触等形式来动员宗教选民,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草根组织,借助互联网来运作,该组织聘用从社会议题保守派中招募来的一批特殊的“团队首领”,以迎合宗教选民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在那里,共和党给这些宗教积极分子就如何动员他们的教友提供非常详尽的培训指导。<sup>[12]</sup>

与布什相比,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一些主张,如经济公正、环境看护、多边外交政策等对于宗教自由派来说也确有吸引力,但作为天主教徒,他对堕胎合法化的钟情程度,以及在同性恋问题上的含糊态度,致使他在自己的宗教阵营中也未获得半数支持。<sup>[13]</sup>

### 2. 布什当选是宗教两极化作用的结果

2004年,布什得到了保守的福音派绝大多数的选票,这个占全美成人总数25%的宗教保守派阵营将78%的选票投给了布什,占布什得票总数的40%,福音派成为共和党最重要的竞选大本营。而克里的竞选阵营主要是宗教少数族裔,包括黑人新教徒、犹太教徒、西班牙裔天主教徒,以及无教会归属者。无教会归属者对于民主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阵营,包括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当然也有信仰而不参加任何有组织教会者,这一阵营占成人总数的17.3%,他们把72%的选票投给了克里,占克里得票总数的20%多。<sup>[14]</sup>观察者们发现最支持共和党的宗派(福音派)与最支持民主党的宗派(黑人新教会),给布什的投票率相差了65个百分点(78%减去13%),这就是媒体渲染的“宗教差异”(God gap)。<sup>[15]</sup>

当然,布什不只是得到福音派的支持,他的选票还来自于其他两大教派:主流新教派和非西班牙裔天主教,三大宗派——福音派、主流新教派和非西班牙裔天主教,给布什提供了80%的选票,但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不是共和党的选战联盟,他们属于“摇摆不定”群体,选票在两党之间几乎是平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教派中的传统教徒都将超过60%的选票投给了布什,传统教徒是各大宗派中那些坚守传统的教义和宗教行为、抵制现代社会对传统侵蚀的教徒,而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对教义和社会问题都倾向开放自由的现代派却大多支持克里,三大宗派内部的传统派和现代派之间对布什的支持率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差距都超过了40个百分点。<sup>[16]</sup>综合两个宗教差异:一是基于教派的投票差异,二是同一教派中传统派与现代派的投票差异,很显然,布什的宗教选举阵营是虔信者的联盟,而克里的则是小信者和不信者的联盟。

宗教的这种两极化始于上世纪初,随着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的到来,西方社会迅速世俗化,教会内部也出现了主张信仰与理性、教会与社会相协调的自由主义神学,并得到广泛发展,主流新教各派深受其影响。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与自由主义神学抗衡的基要主义神学也应运而生,反映了宗教神学向两极化发展,基要派以田纳西州的司各普斯猴子诉讼案为标志,不调和地反对现代思潮和世俗化倾向,以维护基督教的传统信仰,但从40年代开始,保守主义阵营开始分裂,不少保守派想与极端封闭的基要派划清界线,同时又保持正统神学观,这些温和的保守主义者被称为(新)福音派,他们逐渐取代了基要派的影响。

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福音派一直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中大部分是南部各州的南浸会成员,但随着 60 年代美国兴起的反文化运动,性自由观念开始泛滥,婚姻、家庭开始解体,特别是 1973 年最高法院关于堕胎合法化的裁决,使福音派深感美国社会道德的低靡和传统价值观的沦丧,于是从 70 年代末开始成立了一些宗教右翼组织来介入政治以重塑美国传统价值观。80 年代,里根保守的“亲生命、亲家庭”的社会议题与福音派的主张不谋而合,在大选中得到了福音派的鼎力支持;从此福音派与共和党结成稳固的联盟,宗教的极化推动了两党的政治极化,“共和党成为信奉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观的宗教保守派的党,民主党则走向其反面,成为不信教人士(世俗人士),以及在文化和道德问题上持自由派观点人士的党。”<sup>[17]</sup>宗教极化不仅表现在福音派的显现,还反映在三大宗派内部传统派与现代派的差异,这种宗教的“重组”更让许多学者坚信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文化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两派的力量对比就成为两党候选人孰胜孰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宗教保守派中的宗教右翼的势力近 30 年来在美国是有目共睹的,布什本身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受到了几乎所有宗教保守派前所未有的支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 3. 布什取胜是价值观议题凸显的结果

2004 年大选被美国媒体广泛称为“价值观选明年”,这是因为根据选后民调,在列出的 7 项议题中,22% 的选民认为“价值观”是影响他们此次投票的最重要因素,位居首位,其他依次为:经济/就业 20%,反恐 19%,伊拉克 15%,医疗保健 8%,税收 5%,教育 4%,<sup>[18]</sup>这一结果令许多人得出了布什因为在堕胎和同性恋上的立场而赢得大选的结论。尽管价值观为最重要的投票因素一说因其界定的含糊性遭到了许多质疑,但随后学界和民调的研究都表明,价值观虽不能确定为最主要的投票因素,但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于布什最关键的选民群体——那些卡尔·罗夫决心动员出来投票的 400 万福音派教徒。越来越多的福音派新教徒开始认识到介入政治是维护传统价值观、宣扬他们的社会理念的必要途径。与 2000 年相比,布什在 2004 年大选中得到的福音派选票增加了 10%,<sup>[19]</sup>这对于一个双方得票非常接近的选举来说,是足以使天平倾斜的得票。

道德价值观议题在 2004 年大选期间具体集中在堕胎、同性恋问题上,传统的基督徒基于对圣经的理解和教会的信条,对堕胎和同性婚姻是坚决反对的。

2003 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为合法的判决,以及随后旧金山市长向几千对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书的不合法行为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到同性婚姻上,促使 11 个州在 2004 年大选那一天就同性婚姻禁令举行全民公决,结果禁令在全部 11 个州得以通过,全民公决激起了选民的兴趣,致使投票率增加,而布什也赢得了其中 10 个州的选票,这不能不说明价值观选民对布什获胜的作用。数据也表明这一点,据统计,在价值观选民中,有 80% 支持布什,只有 18% 支持克里。<sup>[20]</sup>

## 二、宗教与 2008 年大选

2004 年大选中宗教的影响让许多民主党的策划者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民主党仍然被看作是对宗教不友好的政党,那就还会在将来的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们认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必须表达宗教声音,至少也要在面对与信仰有关的问题时避免出现克里那样含糊其辞的论调。<sup>[21]</sup>虽然 2008 年大选后期的突出议题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成为经济和就业问题,但宗教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 1. 民主党候选人及其宗教策略

民主党的候选人在 2008 年大选中竞相打出宗教牌,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约翰·爱德华兹等纷纷亮相媒体谈论宗教,极力试图扭转该党敌视宗教与宗教价值观这个负面印象。三人都早在竞选初期就聘请了宗教外联顾问,并且都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有虔诚的信仰。在 2007 年 6 月由福音派组织“旅居者”(Sojourners)主办的一个旨在讨论宗教问题和候选人宗教背景的论坛上,三位主要候选人全部出席并各自讲述了信仰是如何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都产生很大影响的,这个论坛由 CNN 播出并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史无前例”。<sup>[22]</sup>

奥巴马在动员宗教选民方面尤其积极且有效,他非常善于在言辞中适时自然地应用宗教语言,著名的宗教政治学者约翰·格林认为奥巴马在这方面堪与布什媲美,<sup>[23]</sup>他从不回避在公开场合谈论宗教在他公共和个人生活中的位置,奥巴马会提到自己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这是福音派信仰的标志性语言,无论有意无意,奥巴马此举拉近了与福音派的距离。由于被谣传是穆斯林,奥巴马在预选中公开地以基督徒身份参加选战,他的竞选宣传册中,用巨大的字体写着:坚定的基督徒,另外还有以下标题:被(上帝)呼召带来改变、被召事奉、巴拉克(奥巴马)相信祷告的力量,在这

些标题下是以宗教语言表述的竞选纲要。他的竞选团队中有一个专门的宗教事务团队,每周都与黑人教会领导人、福音派和价值观选民活动家、天主教及犹太教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听取批评意见。<sup>[24]</sup>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奥巴马还做出了另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参加著名的福音派大教会牧师里克·沃伦(Rick Warren)举办的一个论坛,沃伦邀请了两党即将出线的两位候选人来谈论与宗教有关的全国性议题,这个事件受到了媒体广泛的关注。

奥巴马另一个有魄力的举动是他对布什“信仰倡议”(faith based initiative)政策的支持,尽管他承诺要对提供社会服务的宗教组织在政府拨款上予以更多的限制,但这个政策是布什政府回报福音派的标志性政策,奥巴马此举虽震惊了民主党中的世俗派,但也为他赢得了福音派及其他传统基督徒的好感。

奥巴马预选胜出后,在宗教动员上的力度随之加大,超过了麦凯恩,<sup>[25]</sup>他的竞选团队有一个单独的宗教外联部,有六个全职人员和充足的资金支持,宗教外联部采用“约书亚一代工程”、信仰论坛和宗教家庭晚会等形式来接触宗教选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这是克里甚至克里之前的民主党候选人所无法相比的。<sup>[26]</sup>

## 2. 共和党候选人及其宗教策略

在共和党的预选中,候选人的宗教身份在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和党的几位主要候选人对于该党的宗教选民来说都很不中意。约翰·麦凯恩虽然一直保持着“亲生命”的投票记录,并且声称自己是浸礼会教徒,但他因在 2000 年与小布什争夺共和党提名时曾经怒斥杰里·福尔威尔和帕特·罗伯逊为“不宽容的代理人”,而与宗教保守派产生了隔阂,尽管麦凯恩后来逐渐修复了与二者的关系,但他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支持,以及在言辞中不情愿使用宗教典故,让福音派对他感到失望。<sup>[27]</sup>

麦凯恩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米特·罗姆尼,他在商界的成功经历使他赢得了“经济”选民的青睐,但他最终还是输在他的宗教上。罗姆尼是一个摩门教徒,而摩门教至今仍被许多福音派和天主教的传统教徒看作是“异教”或“异端”;另外,虽然大多数摩门教徒在社会议题上都属保守派,但罗姆尼是在自由派占统治地位的马萨诸塞州任州长,所以对堕胎和同性恋也不得不采取温和的立场,这也使他失去了许多宗教保守派的选票。

另一位强有力的候选人是迈克·哈克比,从政前是一位南浸会牧师,典型的福音派,在堕胎同性恋问题

上的保守观点使他获得了许多传统基督徒的支持,但由于他在经济、移民、外交政策上的自由态度,他无法将大部分的保守派凝聚到自己的阵营里。<sup>[28]</sup>

最后,麦凯恩在未获得福音派支持的情况下获得了提名,事实上,麦凯恩正是得益于福音派选票的分裂,福音派对共和党的几位候选人都不满意,结果他们的选票在麦凯恩、罗姆尼、哈克比三人之间分散开来,致使其他选民得以将麦凯恩推上了提名的位置。虽然在预选中没有宗教保守派的支持也获得了提名,但麦凯恩的全国大选必须依靠他们的支持,所以他开始艰难地修复与共和党宗教大本营的联合。他举行与宗教保守派的公开和不公开的会晤,向他们保证他在堕胎、同性恋、性交易等方面的鲜明的否定立场,<sup>[29]</sup>但麦凯恩竞选团队中的宗教外联部在人数和效率上都明显不如以往几届选战,据称,麦凯恩的竞选工作人员鄙视宗教选民,不愿意取悦他们。<sup>[30]</sup>

## 3. 宗教与投票结果

最终的宗教投票结果与 2004 年相比,反映了很大程度的延续,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见下页图表:

首先,宗教的两个差异依然存在,我们从表中看出传统教徒(每周去教堂一次和超过一次者)依然倾向共和党,福音派也依然绝大多数支持麦凯恩,尽管对他并不十分满意。而非宗教(无教会归属)人群依旧是民主党的强劲联盟。其次,奥巴马的宗教策略产生了正面作用,他得到的传统教徒的选票明显多于克里。奥巴马在竞选中表现得比麦凯恩更虔诚,再加上他对宗教选民的大力动员,这些努力都在投票结果上产生了效果。奥巴马扭转了 2004 年支持布什的几个关键派别态度,比如他赢得了常常具有输赢意义的天主教徒的多数票,并使西裔新教徒重回民主党阵营,另外,他还增强了与其他宗教少数族裔的联盟,比如犹太教徒,尤其是黑人新教徒,近乎一致支持奥巴马。

尽管奥巴马取悦福音派的种种努力只起到了有限的效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努力至少阻止了宗教保守因素成为极端负面因素,综合来说,都应该算作奥巴马宗教策略的成功。但也应当注意到,奥巴马的宗教联盟主要是宗教少数族裔,如西裔天主教徒、西裔新教徒、黑人新教徒等,这与奥巴马本人是少数族裔有很大关系,但这些派别中传统信徒的比例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黑人新教徒,这一点从加州 2008 年 11 月以 52% 的全民公决通过同性恋婚姻禁令就可以看出,70% 的非洲裔和 53% 的西班牙裔都投票赞成禁令,<sup>[31]</sup>将来特别是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是否能留住少数族裔及

其他宗教派别中的传统信徒, 是拭目以待的问题。

2004 年与 2008 年大选宗教团体投票行为比较

各宗教团体	2004		2008		民主党增加的选票 %
	支持克里 %	支持布什 %	支持奥巴马 %	支持麦凯恩 %	
按上教堂次数划分					
每周多于一次者	35	64	43	55	+ 8
每周一次者	41	58	43	55	+ 2
每年几次者	54	45	59	40	+ 5
从不去者	62	36	67	30	+ 5
按宗教派别划分					
白人新教徒 <sup>*</sup>	32	67	34	65	+ 2
福音派	21	79	26	73	+ 5
主流派别	44	56	44	54	0
西班牙裔新教徒 <sup>**</sup>	37	63	58	42	+ 21
所有天主教徒					
白人天主教徒	47	52	54	45	+ 7
白人天主教徒	43	56	47	52	+ 4
西裔天主教徒 <sup>**</sup>	65	33	70	30	+ 5
所有无教会归属者					
犹太教徒	67	31	75	23	+ 8
犹太教徒	74	25	78	21	+ 4
黑人新教徒	86	13	94	6	+ 8
其他宗教信徒	74	23	73	22	- 1

<sup>\*</sup> 这一项包括摩门教和其他各种小基督教派。

<sup>\*\*</sup> 西裔数字根据其它调查数据估算而成。

资料来源: 由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报告的投票后民调得出, 辅以其他调查数据, 引自 Janet M. Box Steffensmeier and Steven E. Schier, ed., *The American Elections of 2008*, p.132.

### 三、结论

综合 2008 年和 2004 年及以前的大选, 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 宗教一直是通过选举来影响美国政治的重要因素。宗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任何政党或候选人如果忽视或无视宗教选民的情感和诉求, 就必将给自己招致不利的后果。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民主党虽然依旧是大部分穷人和少数族裔的政党, 但日益被相信理性、开放多元、道德文化相对论的知识界、媒体、文化娱乐界精英掌握了话语权, 自由化、世俗化倾向越来越显著, 民主党以好莱坞精英价值观为标志, 以 60 年代以来形成的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为主导, 无可否认地与普通美国民众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的脱节。据

调查, 2006 年 52% 的美国人认为共和党对宗教友好, 而认为民主党对宗教友好的却只有 26%, 但值得注意的是, 2008 年这个比例上升为 38%,<sup>[32]</sup> 不能不说这与奥巴马的宗教策略有很大关系, 奥巴马最大限度上争取了信教的中间选民使宗教不再是共和党的专利。

第二, 美国的宗教极化依然存在并且继续影响宗教选民的投票行为。2008 年大选显示: 福音派依然是共和党的稳固联盟, 而不信教者依旧是民主党的忠实拍档。宗教保守派希望通过与共和党的结盟, 来纠正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性道德的缺失和婚姻、家庭的解体, 这是对一个时期自由派极左路线的反叛。在美国历史上, 左的和右的政治倾向是交替出现的, 与之相对应, 社会领域的世俗化和宗教复兴也是交替出现的, 每当美国社会出现物欲横流、道德低下情况时, 就会有人发起一次福音复兴运动, 故而在美国历史上

共有三次大的宗教复兴运动,许多人把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宗教右翼看作是第四次大觉醒运动,这是美国社会在发挥自我平衡和调节机制,它解释了美国为什么既是当今世界上最世俗、又是宗教色彩最浓厚的国家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二元悖论,也保证了美国无论是在左的还是右的路线上都不会过于偏离它原有的轨道,宗教右翼的势力在布什的两届任期中发挥到了极致,自然会在之后出现一个左倾的回潮。但应当注意的是:宗教保守势力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依然在麦凯恩的竞选中发挥作用,并且还在2008年11月加州的同性恋全民公决中显示了力量,未来宗教保守派会不会借助与共和党的结盟卷土重来,还有待观察。

第三,民主党如果既要坚持自由主义路线又要避免成为完全的世俗党从而导致失去宗教选民,就必须以反贫困、社会公正、和平、环境看护这些圣经中的原则来吸引宗教温和派和宗教左翼,以这种社会福音式的价值观来抗衡宗教右翼和共和党以个人道德对价值观的界定,避免在宗教领域内的失语。宗教左翼在2008年大选中已经崭露头角,<sup>[33]</sup>民主党与宗教左翼形成联盟,是抗衡宗教右翼势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 [注释]

- [1] 这里所用的数据是权威研究机构“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于2007年所做的“美国宗教全貌调查”所发布的数据,见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U. S. 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 <http://religions.pewforum.org/reports#>;类似数据也可见“美国宗教身份调查”(ARIS)2008年的调查结果,见American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Survey 2008, “ARIS 2008 Report: I&A Belonging”, [http://b27.cc.trincoll.edu/weblogs/AmericanReligionSurveyARIS/reports/p1a\\_belong.html](http://b27.cc.trincoll.edu/weblogs/AmericanReligionSurveyARIS/reports/p1a_belong.html).
- [2] Thomas R. Dye,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4, p. 256.
- [3] Nancy Gibbs, “The Faith Factor”, *Time* [J/OL], [2004-06-21],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94453-1,00.html>.
- [4] [9][11][22][24][26][30][33] Corwin E. Smidt et al, *The*

- Disappearing God Gap? — Religion i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 p. 29; p. 45; p. 74; p. 105; p. 91; pp. 119-120; pp. 152-153; p. 155; p. 154; pp. 172-175.
- [5] John C. Green, “Religion and Presidential Vote: A Tale of Two Gaps”, August 21, 2007, <http://pewforum.org/PoliticsandElections/ReligionandthePresidentialVoteATaleofTwoGaps.aspx>.
- [6] 徐以骅:《试析2004年美国大选中的宗教因素》,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M],时事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475-500页。
- [7] Garry Wills, *Head and Heart: American Christianitie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7, p. 547.
- [8]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More Americans Question Religion’s Role in Politics”, August 21, 2008, <http://pewforum.org/PublicationPage.aspx?id=1028>.
- [10] [13][18] David E. Campbell, *A Matter of Faith: Religion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 1; p. 166; p. 8; p. 82.
- [12] [15] [16] [23] [31] John C. Green, *The Faith Factor: How Religion Influences American Elections*,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Inc., 2010, pp. 142-143; p. 7; pp. 59-60; p. 177; p. 181.
- [14] [19] 数字见 Fourth National Surve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Post Election Sample, Bliss Institute of Applie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Akron.
- [17] 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J],《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18页。
- [20] John C. Green et al, ed., *The Values Campaign?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the 2004 Elections*,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
- [21] [25] [27] [28] [29]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and Steven E. Schier, ed., *The American Elections of 2008*,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120; p. 131; p. 123; p. 124; p. 125.
- [32]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More Americans Question Religion’s Role in Politics”, August 21, 2008, <http://pewforum.org/PublicationPage.aspx?id=1028>.

作者简介:郭亚玲,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10-08-31

修改日期:2010-09-19

# CONTENTS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Analysis of the New Round of Canadian Public Diplomacy *by Tang Xiaosong & Wu Xiuyu*

Since the mid and late 1990s, faced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anada has started a new round of public diplomacy. Canadian public diplomacy has enter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era through nimbly using the old and new public diplomacy instruments —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ultural program,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and the new media. It plays an influential role in achieving foreign policy goals.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ecentralization pattern of the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funding as well as the constraint of domestic party politics, the prospect of Canadian new public diplomacy is not entirely bright.

**6** The Continuous Influence of American Religion as Seen from the Latest Two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y Guo Yaling*

The salience of the religious factor during the 2004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wakened the Democrats to the fact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could no longer continue to pose the image of a “secular” party to the public. Therefore during the 2008 campaign, the Democratic candidates all tried to make religious appeals. Barack Obama’s religious mobilization effort outweighed John McCain’s and produced positive results. The outcome of the 2008 election reveals both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in terms of the religious factor: religious polarization still affected religious voters’ voting behavior, that is, evangelicals were still the Republican’s voting block, while the seculars still supported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But Obama won clearly more regular church attenders than John Kerry in 2004. Obama’s win could be viewed as a resurgence of the left after the religious rights’ full play during George W. Bush’s presidency. But the religious conservatives have not disappeared from the political scene, so it w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counteract the religious right if the Democrats could form an alliance with the religious left.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Review of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Research of China’s Strategy of Ful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y Tao Jiayi*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 has carried out a strategy of ful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have made some deep study and analysis of its background, contents and feature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ation, issues in the process, and its roles. They have raised a series of outlooks that tally with the facts on the whole, which can indicate that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have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Of course, there is still some weakness in their research.

**19** On France’s Role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of Foreign Relations *by Feng Cunwan*

As a core nation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France has a deep and comprehensive impact on Europe’s foreign relations integr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France established the Franco-German axis, multilateral consultation system and independence of European foreign policies. France continues its effor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But France’s positive role and efforts also suffer from some restrictive factors.